熙朝名臣實錄

秣陵　焦竑　輯

聘君吳公　事景帝裕陵

公名與弼字子傅江西崇仁人父溥爲國子司業事建文、永樂中爲翰林修譔公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已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翫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歛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己分少

飲食誨敎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爲草疏薦留中（成以公薦自石亨爲詬將不知景）

數日（泰中已遣行人聘之非始石亨也亨知敬公猶勝後之）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

（歟賢者）明王莫不好賢下士　皇上聘與弼卽聖朝盛事　上曰

善卿草勑加束帛遣使聘處士勑曰朕承　祖宗丕緒求

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

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

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顧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

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手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

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諒　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

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所居徵　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

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　上問南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宮寮侍太子講學　上曰與諭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　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張　上曰然已而見　上文華殿公辭官　上曰前公薦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莽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　聖明過聽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　上曰宮寮優閑不必辭公辭益力　上賜文幣八酒牢廩遣內臣牛玉送館次　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公三辭不

允遂稱病篤　上又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為不受職即受職必欲歸山俟秋凉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為朕諭此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南陽為　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第老且病進退狼狽幸　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　上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　上首肯曰既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頓首曰帝王盛德事也公陳十事復表謝而歸公風格高邁議論英偉胸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雩之意亦通

公辭亦必有深見

南陽之薦士英宗之禮賢亦千古

天談也

此公氣見得力勝胡敬齋百倍從祀會

將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嘗曰註箋繁蕪，以故不務著述云。清江有陳海涯，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遯世無悶，公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翰林檢討陳公

事裕陵　茂陵

公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

其學而學焉成化二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　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受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　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

窮庭謚文恭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青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日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日偏矣

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是時有布衣陳眞晟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儒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

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請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著立明師輔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走臨川、就正康齋、貸其家直得五金、構兄于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爲也、遂歸鎭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年六十四、後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鏌祀之

鄉賢祠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旣而學于康齋白沙敬齋皆出康齋之門慨然以古人自期行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敬爲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門人吏部侍郎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

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故筆之于册、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萬曆中追謚文敬、從祀孔子廟庭、又有莆田劉閔、恭愼醇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劉太夏徐貫每拜其門、知府王弼爲所必致、閔曰對劉君歸各自消、詳見孝義傳、

郎中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昶、字孟暘、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

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
令各賦詩臣等各授一帖內開花果烟火等項而帖詩讚
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覩舊格俱是翫好之物鄙褻之
詞臣謂　陛下即位之初下　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
急之務與民息肩天下欣然承望太平久矣及覩去年以
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
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大臣之疏而遂罷且因災異　勑
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未嘗不頌　陛下從善如
流今月之舉或　兩宮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以奉其懽
耳然大孝養志不在翫好　母后恭儉德著天下不在烟

火況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母后同憂之日臣知　陛下決不暇為此也且翰林以論思代言為職雖供奉文字而鄙俚不經之詞豈宜撰進嘗伏讀　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是以不敢妄陳疏入謫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史陳斑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定小垂三十年有薦公者　召至京徐文靖公言嘗復公官翰林竟復司副遷南驗封郎中得風疾遷延野寺明年

乞告未得允輒歸又明年罷

參議賀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欽字克恭別號醫閭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爲遼西人少頴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讀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　泰陵初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毋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眞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

此人所難　近日楊復所少宰事辭近

先生亦然

賢爲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　君德三曰避　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藏之　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或陷　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　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　上心或導進淫巧浚虛府庫此其陷　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　國

家無疆之福亦宜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 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頽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

公辯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黄門公聞往諭之曰衆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宜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衆復呼譟曰賀黄門無譌語又趨詣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

第不殺人必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子士許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逾年除編修　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莊杲黃仲昭曰　國家無事海宇治安　內廷燃燈朝

士踏歌盎　天子仁聖孝奉　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
天下之養也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輩盡諫
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　上怒杖三人闕下
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內閣大臣起復非
禮亦謫官又稱爲翰林四諫公未行給事中毛玉論救改
南京大理左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其議處番貨通
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絕盜托清軍以擒泰寧之
寇先賑濟以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
時年四十一閉門郤歸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執業問難
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治十二年　召謝文肅

爲北監祭酒十四年、 召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乃舜、
部諧司業員聰終制赴官十六年、照闕上任尋上修舉學
政條陳獘政二疏、正德元年陳言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
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五年、
陞南太常卿舜、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舜、嘉靖初進南禮部
尚書致仕公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麗朴即之和厚聽
其言開心見誠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麼
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
援古確乎不易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
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姜僉事麟贊公喜怒

不形於色恩怨不槩於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於身

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

恪公曰儒雅如莆宋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欽華就實獨立

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

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

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

宋爲淛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

少保謚文懿子孫皆天孫誥又不慧晚有子揆公卒　特

恩與國子生從子椓歷官工部尚書有才行

翰林修撰羅公　事　[illegible]

公名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策對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況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公不從為翰林修撰會南陽起復公詣私第言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謫副提舉福建市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明年召復官改南京尋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知公者謂公有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至其心所欲為而力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公嗜學好古篤志力行避惡若浼聞善若驚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人或助之

堂食錢謝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覆去嘗晨至留飯倩之傍舍比舉火日已近午白沙稱公才大不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副使丁公　　　事　　　茂陵

公名璣字玉夫鎭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學者稱爲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嶷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烏傷王君長逾倍尊事之吳文定寬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　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諸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愼用人重名器蘓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

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爲舉劾例以同官公過連逮出爲普安州判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從一僕怡然行泰如也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爲太宰雅重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　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廣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韙其言欲引爲吏部竟爲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猾伍以怨誣隣民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汚衊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丙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敢爲欺耶內服闋倪文毅掌銓即家起儀制

鄖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　賀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沒翌
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璣充養深粹居圓運方身不
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衆
謗不震不悚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
居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
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雅純其爲政
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
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天性蓋儒學不傳得
其門者或寡璣窮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敢
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

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未脫稾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汚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云

吏目鄒公　　事　茂陵

公名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生而穎敏過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目卽不忘嘗居龍泉庵掃樹葉焚照讀書如是三年文思警拔千言立就改庶吉士翰林會星變應　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

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
剛勁可寢大奸直隷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
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
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
報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鼐劾萬劉尹萬尹去劉獨留恨
鼐御史魏璋附劉劉嗾璋能去鼐陞僉都御史璋即草疏
署陳景隆等名劾鼐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公者
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獄官苦訊公公
書詞曰智與今湯鼐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
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

弛或論風俗浮沈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備蓄之具當事者恨公坐公罷桀妖言惑衆罪叅刑部侍郎彭韶辯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罷謫戍河西公既謫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郤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修廨書得居廣城與陳白沙遊四年暴疾卒年二十六

御史陳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公先世瑞安人

戍籍興化遂居郡椒峰公髫年喪父繼戍役勵志邁俗不
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
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
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作省克錄自考進士
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
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
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
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媿服時郡守嚴擊
強豪徐轅以覓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寬釋爲監察御史
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尚書子受賂崔志端以

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劾尚書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麤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輀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者公泰然自足日坐一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貧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　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辭曰　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

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巳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巳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　上不允公辭公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擗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　詔表宅里曰孝廉愼其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旣深而充養亦熟隱東粹行對天

地質鬼神鄉國做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鄭端簡論曰黃佾周肇陳時周茂烈二公皆蕭產忠潔足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非人臣孰非人子觀此能無深省乎

國子祭酒蔡公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淸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爲禮部主事三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請告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賀藩王壽且獨去朝服中蔽膝三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譏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

公一日宴藩王所讌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友又有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仕去逆瑾專政起國子祭酒以厭人心而公則已卒矣公明經篤學氣清色和外簡而內辯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齋舉生令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見又嘗題臥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

侍郎儲文懿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巏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主
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公與物
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三年臧否不淆交遊稀寡
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龎泮等不宜以言
事下獄　康陵初陞太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糧南京開
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　國朝故事又明年入戶部爲侍
郎逆瑾專權公卿奔走瑾前公愧憤引疾求去長沙與公
善得允致仕　內批公有才望行且起公去數月瑾誅不
數月起公時瑾雖誅諸倖佞繼用公亦不樂明年又乞休
去七年起南京戶部是年冬改吏部南京公辭益力起益

數其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諡文懿

宏甫曰公視陽明先生居然前輩矣陽明中弘治十二年進士時公則已太僕少卿而往來問學若弟子然此公之所以益不可及也後泰州有心齋先生其聞風而興者與心齋之子東崖公贄之師東崖之學雖出自庭訓然心齋先生在日親遣之事龍谿於越東與龍谿之一友月泉老衲矣所得更深遂也東崖幼時親見陽明

卷二十一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二

秣陵　焦竑　輯

尚書湛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頴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魁其倫尋從白沙先生遊即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爲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睟面盎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撫其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拔第二名賜進士高等選爲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王

公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輩和之道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黎賙却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産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文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嘉靖初趨 朝考九年滿陞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爲獻納編又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于新泉書院江都

休寧貴池等處公書院所在而是、潛九年考、吏部奏其績、
上以年逾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臨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祀白沙、雖田莊亦然、嘗於所居天關精舍、祭贊尚書府立祀
聖所置倉廩、儲穀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役取自贍由爲白沙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嘗謂曰、人

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
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
宗不可不理會又曰學以自然爲宗承諭日來頗有湊泊
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眞樂
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
金一笏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眞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
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
針誰掇其得於指授者如此庚申四月丁巳卒于所居小
禺洞年九十五有大星隕于熊耳之河南其聲如雷云公
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四郊采俗修汰定喪祭之制頒

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洗其像於江絶衆惑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處之且買田供時祀費盡毁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侍郎呂文簡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居涇水之陽學者稱涇野先生祖𣏌卿葬日壙中有聲如雷卜者以爲當顯六世後六傳至海生公果符卜言公資性頴悟始就傅習幼儀郎中高選奇之曰此大器也提學馬中錫異其文收入縣學尚未總丱即志聖賢之學危坐朗誦小屋中祁寒酷暑不踰

戶限已受學孫行人昂克然有得督學楊遂菴王虎谷拔入正學書院嘗夢明道東萊親爲指授而義理愈精熊李二參政聞其賢欲延爲塾師公以禮無往教辭之乃遣其子就學山寺未幾聞父疾奔還二公用驛馬追送弗受疾平移居雲槐精舍從遊者日衆辛酉年二十三中鄉試刻其文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與三原馬伯循泰世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凫林縣馬敬臣輟舉業而講理學習古冠婚士相見禮　孝廟賓天衆在順天府哭臨惟具禮耳公則涕淚交下通國異而誹之弗恤也孫行人歿爲之服衰拜送邪常戊辰中會試第六人　廷試擢第一先

是康對山爲會試同考批其卷云卷甚佳惜力微不能首薦子然子自當魁天下矣自鄉試至是僅八年有成帙詩文集爲翰林修撰受祿祀先祝稱某之子某聞者羨其知禮父母書至對使拜受退而跪讀其他親友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爲位哭奠饋遺非禮不受逆瑾擅權竊政附之者驟遷顯秩公雖同鄉獨不往且郄其賀瑾不堪又因所夏構論亡既請　上入宮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更惡其直欲殺之遂與何伯齋相繼引疾去何亦當時所不能容者遣官校偵其過不得至半途返公祇家數月瑾誅陝之搢紳株連者無算人以是服其先見杜

門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焉父或因小失責次子栩公跪而
同受責父怒旋解科道薦劄交上乃起供舊職上勤學疏
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沼之樂元順帝廢學
縱慾 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或譏其過直公曰昔
賈山借秦爲喻文帝尚能用之況 主上明聖遠過漢文
吾獨不能爲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 乾清宮災復應
詔陳言六事其遣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
敢言以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夜衣帶不解晝履
無聲及其卒也痛哭嘔血將葬時大雨如注跣擗踊蹈泥
淖中道路環視有泣下者葬畢廬於中門外旦夕不輟自

成服與葬遷柩題主以及卒哭三虞大小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楊東江葬父母咸遵其遺意行之鎮守太監廖鎧賻以金帛立郤之客有託交游以三百金求書者公峻拒之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慚而退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皆以累薦遞 世廟入繼大統首 召公遂慨然有用世志壬午與修 武廟實錄 上御經筵當進講是日值 仁祖淳皇后忌辰因已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韙之疏勸勤聖學以為新政之助略曰學貴力行而知要帝王之學與常布不同須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太平之業

可不難致大禮議與意見與時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大臣宰執之職不宜引爲巳責因下　詔獄尋謫解州判官知州缺攝行州事於是恤煢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載諸著解文移者可考也巳又集耆民鄉長講讀教民脩文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察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訓誥學宮建司馬溫公祠正首陽夷齊墓訂雲長關公集迎其母舅孝養爲百姓先隣近及遠方學者日衆御史爲闢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節歌風雅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稱其爲王佐才擢南崇

人府經歷士民無慮千數哭送河干去後州人爲之立碑
塑像以志不忘云陞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政務
清簡得閉門讀書兼設教鷲峯精藍吳楚閩越士從者殆
百餘人時張相國應　詔道出南都有醵禮爲賀者公托
以官卑佯游拒之通政王張之甥也轉北祭酒適國送之
江上公獨不往張銜之欲乘機罷其官不果陞南太常少
卿太常會飲皆役樂籍更有雜差公悉與寛免禁道士俗
粧每月朔望令演樂二次　太廟災乞罷黜答天戒不允
自庚寅至甲午在南都六年乙未始入爲北祭酒監中教
典士氣跅弛不振久矣遂以道範師模嚴自表樹敦禮讓

勤講習棄去一切繁文一二貴游子弟稍不率者即繩之以法而乞差爭攘之風頓息有以敷教在寬規者對曰寬非縱肆及日刮月劘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敬敷則曷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豈古今人眞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公立教皆躬行以率之以正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季試諸生必刻其文之優者以式德行著稱者則揭之楣仍早攘扁以示勸病者問而醫之死者賻而歸之間取儀禮及爲詩樂圖譜分日講解禮義之俗絃歌之聲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又言之吏部謫一監

丞兩廳六堂諸屬罔不清慎不但教及諸生雖歷事監生

觀政進士向學中官亦從而質疑問難奏減歷日以通淹

滯申飭監規五事請之　上皆報可識者以為自宋吳李

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謁

孝陵衆將着緋公曰望祭生衰宜青衣角帶衆從之署吏

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祭長崔走簡欽祭張

[illegible]如此

故相公峻拒之其云一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其亢直敢

言如此　上將躬視　承天陵累疏勸止留中未出捧表

賀　萬壽節道出河南見饑莩相枕藉語所在隨宜壇之

朝賀禮畢循天變遂乞致仕歸事疾淑人敬養備至不殊

生母疾病頭風忌寒親製艾褥乃安歲饑以俸餘賙其族人事叔博如父姊適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宋外祖無嗣每展墓垂涕不止從舅宋瑩流同州務尋訪還其鄉卒哀毀亦不殊生母来及葬以壬寅六月疽發背坐卧北泉精舍至七月一日卒年六十四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及夕有大星隕於華陰弔者以千計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訃聞 上爲輟朝一日 賜諭祭 命有司營壙事公頭顱圓潤體貌豐隆海口童顏輪耳方面兩目炯炯有神雖官三品服僅逾三十餘年廢止圖書室無嬖妾奚奴長孺子生不以私事干

人亦不受人私干門人相守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惰容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有劾甘泉之學者則曰　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　明時有為學之禁有問朱陸之學者則曰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同時有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卒諡文簡武城王道字純甫正德六年進士歷官吏部侍郎諡文定棠邑穆孔

暉字伯潛官太常卿謚文簡三人皆淳懿端亮深於理學有文學負時望難進易退未究其用而卒善類惜之

侍郎鄒文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守益字謙之安福縣人父賢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十七舉江西鄉試正德辛未會試陽明先生爲同考賞識之拔爲第一　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壹意問學嘗讀中庸歎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愼獨不及格物者何耶積疑於懷會陽明先生開府虔臺公[illegible]論辯反覆而夙疑以釋曰道在是矣自是從陽明先[illegible][illegible]周旋[illegible][illegible]久之嘉靖初起公復謁

陽明先生於越留月餘陽明戀戀不能別門人問之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會大禮議起上書忤　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公未歷吏事而涖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公顧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鄰郡徽寧池太聞志學之風至今冠江左公啟之也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踰年文成卒於師公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歸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于天真書院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已亥奉　旨簡宮僚　召入為司經

局洗馬兌　經筵講官應　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時與
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荊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
衆居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盖當事者忌
公逼人也尋改南監祭酒公遵成憲申章程立號冊俾出
入相友淑慝相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居無何
九廟災大臣當自陳公疏中寓交儆意譏者因中傷之竟
解官歸壬戌公年七十有二九月中寢疾召家人訓飭之
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諡文
莊集若干卷行於世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
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奚異三代乎是非羞

人猶黑白甘苦謂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入井而知惻隱嘑蹴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慊自欺在已而已又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以戒懼爲起意非惟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公之特論蓋知此乎居與學者接不言而與人意消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語作爲外者師門一時相推重不虛耳予善太僕鄧

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心齋王公

公名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汝止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鹽冷水乃痛哭曰其爲子而令親天寒鹽冷水乎何用人子爲出代親役入掃含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葢有年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汝止說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即日造江

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見文成巽之下
階迎入艮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
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
子禮巳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巳太息曰是其之罪
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
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
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拂衆心而反而汝止意終遠矣
汝止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即知其所存學者意
慮稍殊滿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隷雖顯貴
得疾不說學者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

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埜庭為歸與剖析精審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蓋汝止之學以悟性為宗以反己為要以孝弟為實以樂學為門以太虛為宅以古今為旦暮以明學啟後為重任以九二見龍為正位以孔氏為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切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

師而學學不誠矣徃教教不立矣不徃是不仁也必徃是不智也此道也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徃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其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爲契聖歸眞生知之亜晩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云生五子衣璧禔補雍皆有立而璧最知名璧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嗫嚅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王芝皆在公左右宗順

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巳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
相陶汰瓴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
外繇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遡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
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輩思悠然講論鏘然不
嘗陽明之存也心齋殁宗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聘以主教者沓
至羅近溪守寧則迎之蔡春臺守蕪則迎之李文定迎之
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眞州蕭[illegible]丞迎之建
寧餘殉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
相激發聞者以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illegible]教彬彬盈
宇內矣天臺耿公嘗暱宗順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了於道有

得君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構累月博問精討靡不慊其欲以去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

非樂道邪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顏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盻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爲端宗順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兢然先人之法度中丞淩[illegible]藝[illegible]薦於朝部擬召

用宗順堅卧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夫宗順之六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旣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焉自心齋絶去利祿一以明道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宗順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心齋之與從遊者甚衆推顯譲者以林春子仁爲第

林春字子仁亦泰州人子仁生平柬脩之問長之若苞苴行必惟人情之所安故不爲嵬崖斬絶之行言必衡平力故不爲要眇浮淵之言於世紛華盛麗瓌巧慧辯未嘗一

有濡膝也起家爲會試舉首登進士第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吏部稱文選至要重故峻其門第雖親故不往拜予仁之門無留賓同志中雖名位絶不相埒者悛悛下之惟謹出部則徧走剌諸賓客夜則挾衾被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柔柔如也而同志日繇是將縉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推山陰王汝中鐵志行倜傥則推予仁與吉水羅達夫洪先達夫於朋友中最沈密矣然于仁猶而泚之以其露才也然于仁本以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自程

度而時學徵本體益精頗以予仁爲未至郎予仁亦自歎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然其後漪者失所歸而予仁終以賢行名予仁官吏曹又以母病謝歸養掌選事愼擇監司守令而賢同志者爲進之甚後其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諧於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之人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蘿石董公

海寧董蘿石澐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

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吟咏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其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也巳遊會稽聞王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文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得其所爲以爲世豈眞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

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所歉乎何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人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　聞之曰夫子始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　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傲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

問之事、問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鬨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耶、

離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惘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子穀仕至漢陽守亦精於名理有四存稿行世

郎中王公 事 永陵

公名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人駭而不信公首往授業焉公弱冠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爲諸士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師爲治靜室居

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公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丢洸穀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京學者咸集都門子爲往焉公曰諾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泊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公與相辨証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已見不數數於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抜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公語緒山曰此非吾輩

仕將也不就　廷試而還將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公與緒山分教之而公所與起為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為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公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

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公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

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

根荄隨處對治安得入悟真排決非實究竟也

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為躐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證道脉始歸於一云文成發舟公

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玄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公獨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可之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只裹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公方偕緒山赴　廷試聞變渡江復返逆至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加焉公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眞書院於省肖文成

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問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公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開吉士科道之選欲引之公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宮僚其擇與儀制春公門生也首以公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為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公謝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懐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覷我為何如人遂大恨公補南武選會三殿災　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溪票旨詆為偽學而罷薦首吏

科都給事戚賢官公再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考功薛應旂曰王其偽學有明旨即黜一人不可遺考功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公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為不復知人間廉恥事考功怒遂決去以快意而因厚自結於貴溪故公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孳孳以講學為務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勞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有審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

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一事閑思妄念與世情俗態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斯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於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門宗說率有所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衍此一脈天壤悠悠誰爲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憶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有年於玆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脈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

二褎年日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也恩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聞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脈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萬曆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後學溫陵李贄閱

龍溪先生之訃爲位於龍潭以奠而告之曰先生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後將何仰吾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既以一往而超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殁身而不替要以朋來爲樂兮不以不知而愠也真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入知而信兮不以太

信而解也允符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十紀矣以故四域之內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間多纖世以傳業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師令洙泗淵源沛乎决江湖而達四海非直斯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於斯爲盛憶昔淮南見孫布地稍與盛與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流更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

○謙○徐○和○平

不知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己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爲遠嫌遠謗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己也非成己也

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雖以世人之聾瞽爲念是故嚮
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解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
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捄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
先生付託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
遂信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爲擬辨而注
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既沒矣余小子將
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
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無由嘸其語言以爲先生之妙若
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
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

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訃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夭壽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為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為知先生也夫尚饗

僉都御史唐公　　事　　永陵

公名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為學者所宗稱為荆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播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公以年少簉仕守己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菴洪先也自與羅公見知其人品甚高因定為石交授武選主事以夘時嘗竭精神於

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教乃速裝壬辰改稽勳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時用公卽咨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羅峯相公改各屬官爲翰林部中首舉公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錄于時王遵岩陳后岡高蘇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公作心服之而公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難苦終少自得之趣公尤自歎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弟寓京師公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公不

欲受又以羅峯愛已將遂其嫌遂告歸張緣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窘甚而于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贄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公所却至三千金會　皇太子立妙選宮僚　上面諭宰臣起公爲春坊司諫寬以請朝　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官於其地者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爲榮剡薦殆無虛日獨雲川舒侍御之薦首有曰學以聖賢爲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蹇諤正直之風居鄉有靡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　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

得其眞矣公喜靜坐樂與外方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害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于今之儒也居恒于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玅而于歷筭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追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咈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爲之趨避曰匪怨而友吾弗爲也其與人言磬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深沉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于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蹶又若痌瘝切身

恩救援之如不及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背自詒當今少一舒武子之懇懇自况也甲寅倭奴起焚流血東南公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有懷公喪而趙文華者以　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公與陳機畧且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歸　朝首薦公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尋陞北部職方員外堅卧不起及巡按提學二侍御奉　旨促行不得已赴京陞本司郎中　陛見後卽奉　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公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拏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拏郎中十二月公將至

浙賊聞而遁去公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與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蛟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舡督諸將泊崇明沙洗賊舡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僕少卿胡公奏留同事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鏜往援公以江北　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塲度其勢無能爲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公每以此自愧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

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公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陞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蒞然以淮揚重地 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强赴官值歲歉請于 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各鎮爲粥以食飢民公素仁心不忍見民之飢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卽有變于內倭寇乘之貽患不細故于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治軍旅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君海中則諸將無敢不

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不起矣將革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時天皎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公氣絶

焦弱侯論曰嘉靖己丑唐公應德雖公逵夫同爲舉首一時以爲連璧云逵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晚節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詬病不知爲逵夫易爲應德難也嘗覩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要師德周旋女上之側豈誠戀戀于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

下者所不忍出也始鳥夷蠣姑蘸戟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于清愨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巳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光祿少卿羅文恭公　事　永陵

公名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擾擾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壒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公之爲人年十

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郎嚮往遂卑視舉子業常欲
月端坐同舍生請之曰是誰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
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于鄉時同里谷平李
公家食公師事之嘉靖八年　廷試　世宗親閱所對策
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識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　賜進士
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
至苫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
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忽
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
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　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假定

東宮朝儀忤旨罷爲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謄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徇時局人不敢干以私親黨問道稿謙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辟爲之潛消遊衡嶽僧楚石客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爲虎穴荆莽蓊鬱闢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游者時出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聚嶺江水漲公宅舍漂没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故貧而嘗郡臺省餽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爲構室助費辭之荆川唐公以兵事起官約偕出公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其欲爲未能者得見任之郎比自效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

貽書致意公答書願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
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
答曰是偶然不足道比荆川訃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
念泛濫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胥冊憲使即以邑冊
請公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帷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
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眞脈窮窮固自
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斂手端默而卒年
六十有一公學始致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寂靜晚徹悟於
仁體丁巳學憲王公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靜曰君可聞者
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

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吾陋而不如變非敢倡說以駭人也壬戌王公幾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于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即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答曰無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憎厭執着放縱張皇穀侮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

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即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陽明詩曰良知成用安排）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得此物向來自渾成）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所作松原志晤中明年錢緒山公德洪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公爲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恭有悖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

者多矣、甲子、郡節推周弘祖問學、公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夐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倖至也、卻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卒之先一月也、公於陽明王公之學、極其尊信、而後學見公躬行之實、既慕服、於是因公之言、而益知王公之學爲當尊信、王公之學得公以身發明之、其有功於斯道大矣、公始歸田、攻苦淡、餘寒暑、羅陽學[illegible]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

也年垂五十覩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飢渴由己㨗市
引韋之褁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上治平而竟
不果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參政羅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
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
變乃爾為展轉追尋不得五歲從母受孝經小學諸書十
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希追古人於是一意
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
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

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遘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公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公時如大夢得醒遂于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　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

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遂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公畧爲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眞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餠饑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淸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公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勃而目不瞋擾擾而氣

不分晝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公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慄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公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隨入京赴　廷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一時彬彬有弦歌風歲大計以事入覲見華亭相徐徐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公起謝且請曰先生如意於我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已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

已向老猶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東之不知梁公徐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東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東之節不然東之雖去而東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徐首肯公復曰宗社以人心為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脈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趣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徐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公娓娓發明音吐洪鬯興起者不可勝數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京見

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覩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宗治貞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潞叅賫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咸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從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二月戚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人，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

後來見之不到程徵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直截

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

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

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扶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

十有四門人私諡曰明德

侍郎殷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生而氣貌淳靖有雅志居

恒自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辛卯舉於鄉癸

入太學與何善山游因聞陽明先生緒言益自砥礪辛丑

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爲

江西參議、擢貴州督學副使、䟽請致仕、丁卯、　穆廟改元、
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參政、按察使、四川右
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　神廟在御、復就家起公
南京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僉議非
公不可、强起公視職、居數月、復稱疾、䟽一再上、　允致仕、
公自筮仕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前後
連起、公在職皆遲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出爲重、始公
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留公北銓、方辭不就、每進輒
引遠若不屑與、然所居職恒辦、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
人、於浙掄士、二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被謗者、獄久滯、

公暴其枉釋之夫亡而婦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爲貴從死非中制也議者韙公在太僕值冏政寖弛吏因緣爲姦公隨事振刷不辭煩細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喁喁嚮風其得大體類若此性尙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公不得至海內士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證少求格致之義不得其說至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徧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可窺其崖略矣陸公樹聲稱公坐鎮雅俗似房次律急流

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次公晁太傅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䫋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所著有懲忿窒慾編道遙訣測言閒雲館野語行於世

左諭德張公

事昭陵定陵

公名元忭字子蓋別號陽和其先綦蜀之縣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聞十傳爲贈吏部主事詔生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公公生而古貌嶷然稍長好讀書安人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公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答也

會楊忠愍諫死公遂爲誄詞慷慨泣下霑襟太僕公乃色喜大奇之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輙乙其處而沉思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有眞曲士抱蟲蛙之見不務卽心證聖而猥踵其下風豈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滇臬擊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公身披太僕公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 詔免太僕公官歸越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禮闈對策 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

林修撰、君自以遭逢 聖明、釋蹻取上第、廪廪期有以自
樹、日秉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意、欲沈研究之、詞林故清署、
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為解、君獨聚徒講
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屨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
不為首鼠兩端、萬曆之元年、君嘗疏請御史某、且請進講
列女傳、請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僕公喪、
起家奉 肯教習內書堂、公曰、若曹是近 皇位、不可去、
可使習為善、勃黠管穢、非人乎、乃取中鑒錄、自為條解、又
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 誥勅、直起居館、會 皇子
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廬、浮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

咏貝樓間漫筆中丁亥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爲左春坊左
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清理武黃尋充經筵講官既入侍金
華退而嘆曰明主方孳孳向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
不竭忠畢智以廸　宸聽非夫也毋喁喁然盟心待對幾
有所感乎焉初　上御曆覃恩公即疏白太僕公寃狀請
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　旨格不
行君仰天流日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
擐甲胄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　明主而不能
爲父洗沉寃長負　君親吾死爲後益居常深念兩世登
朝父建功不讐志以殁願以身代父報　國而下且徼

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縲紲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　陛下者再又曰　朝廷亦多有人乃瞑公平生雅志聖賢之學宗王文成然不容事口耳顓務以實踐爲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剿文成之外邪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祛世儒之惑特操端介絶不喜媕婀事人然坦焉蹦中肅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恭公之進也出江陵門下當其炎炎時甲者蟻附高者鷙鳴而公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某門人也早褎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

喪請留病請禱業即死弗爲矣里居數年私剩不及公門
然事關公義則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
祀四先生于學越人至今誦爲美談天性孝友侍太僕公
若安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欒欒棘瘠喪葬悉遵
古禮盡革燕賓祟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太
僕公病以屬公公撫之恩義隆備居常儉脫粟衣浣補而
賑施宗黨若弗及恭公行誼方追古人其文章春容爾雅
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未成公續成之已
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斂足稱一方信史他所
著有雲門志略山游漫稿樵聞漫筆行于世又有不二齋

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廣評、皇明大政記、藏于家

侍郎楊公　　曾　定　陵

公名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廣東歸善縣人弱冠賊剽東平焚民舍公爲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明歲中鄉試第一人年二十一耳三試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績學邂逅盱江黎允儒歡然相得也黎爲近谿羅先生之甥爲述先生言行甚具公大契於中業駸駸嚮往之矣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己卯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分校禮闈是歲冊封崇藩歸省覲還　朝取道盱江執贄羅先

生而稟學焉徃復參證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會語爲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編日諷誦之并示學者丁亥進修撰戊子校士入闈試策大發所學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已丑復分校禮闈三月遷國子監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兼修　玉牒充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疏詩具集中壬辰復分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名士聞父喪奔還服闋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右侍郎修　皇陵功成　上命祭告公至中都士大夫暨師生來問學公卽中庸首章反覆開論中多興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上恭勸勤學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高皇帝御製

集刻行之、於其中稍爲詮注、取洪範篇名曰訓行錄、擬上未果、遷南吏部、戊戌召爲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夫人卒於官舍、公扶櫬還、己亥八月、營葬事、躬荷畚鍤、哀毀之餘、感寒疾以是月十九日卒、年五十有三、平生事親孝、與弟友、厚宗族、鄰黨、人有過、耳不欲聞、而惟就其所善獎成之、僮僕有過、亦不加鞭朴、微以意諭戒之而已、

一開羅先生之學、銘心刻骨、無須臾忘、雕一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居以爲常、四方之士受學者、屨常滿戶外、公隨機指授、人人躍然意滿去、持論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宗、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

之良心卽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卽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覩共聞卽不覩不聞之本體大抵皆本父師之言而推衍之聞者始而疑中而譁以辯久之翕然服者以公之言取成於心非世儒矯强義襲半塗而廢者比也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解論學存笥稿楊子格言楊子政序輯白沙語錄證道書義等書行於世

卷二十二終